

B5864

銀蹄山羊

巴·巴若夫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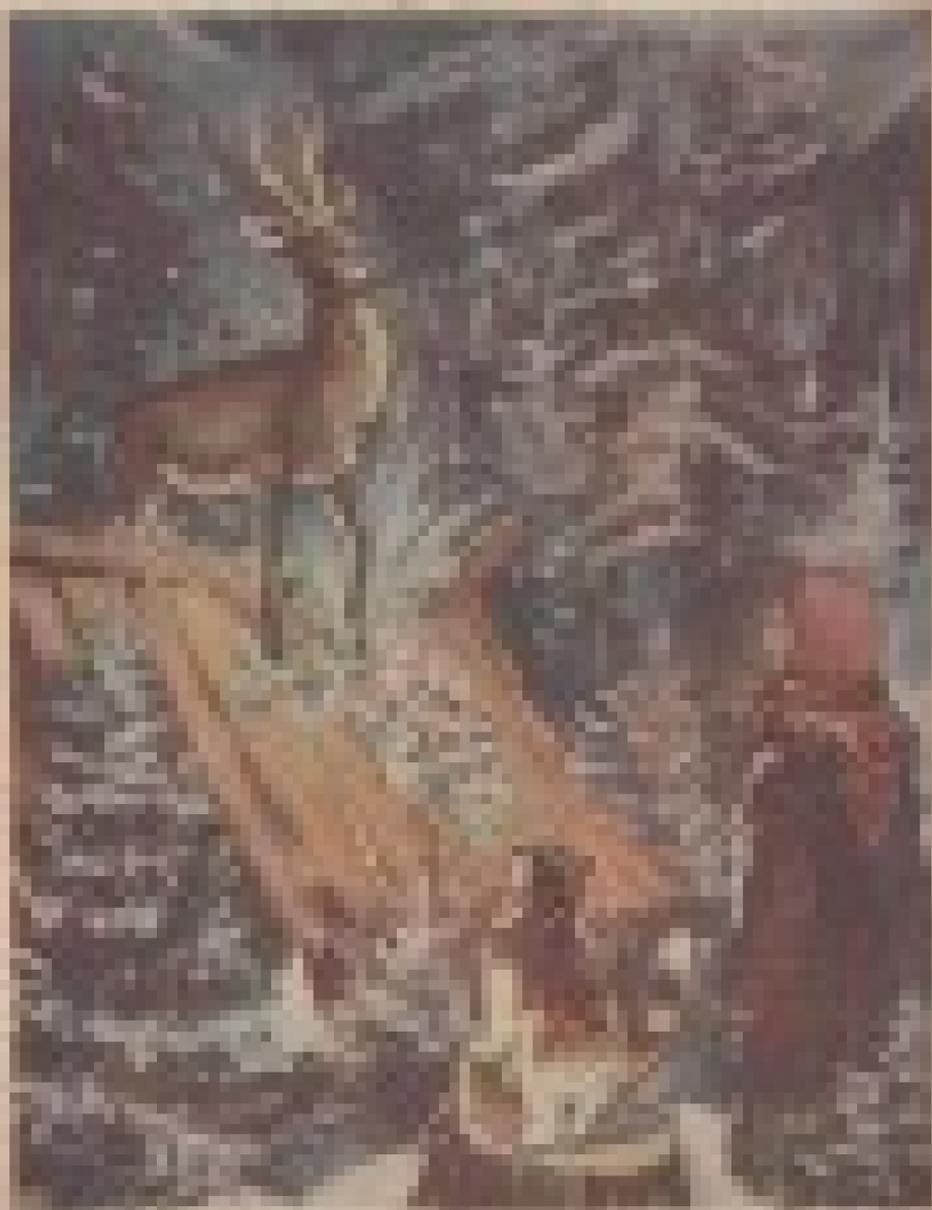
李俊民譯



銀蹄山羊

（一）

（二）



烏拉爾傳說集

銀蹄山羊

巴若夫著 李偃民譯

基本書局出版

П. БАЖОВ
МАЛАХИТОВАЯ
ШКАТУЛКА
ОГИЗ. 1948-195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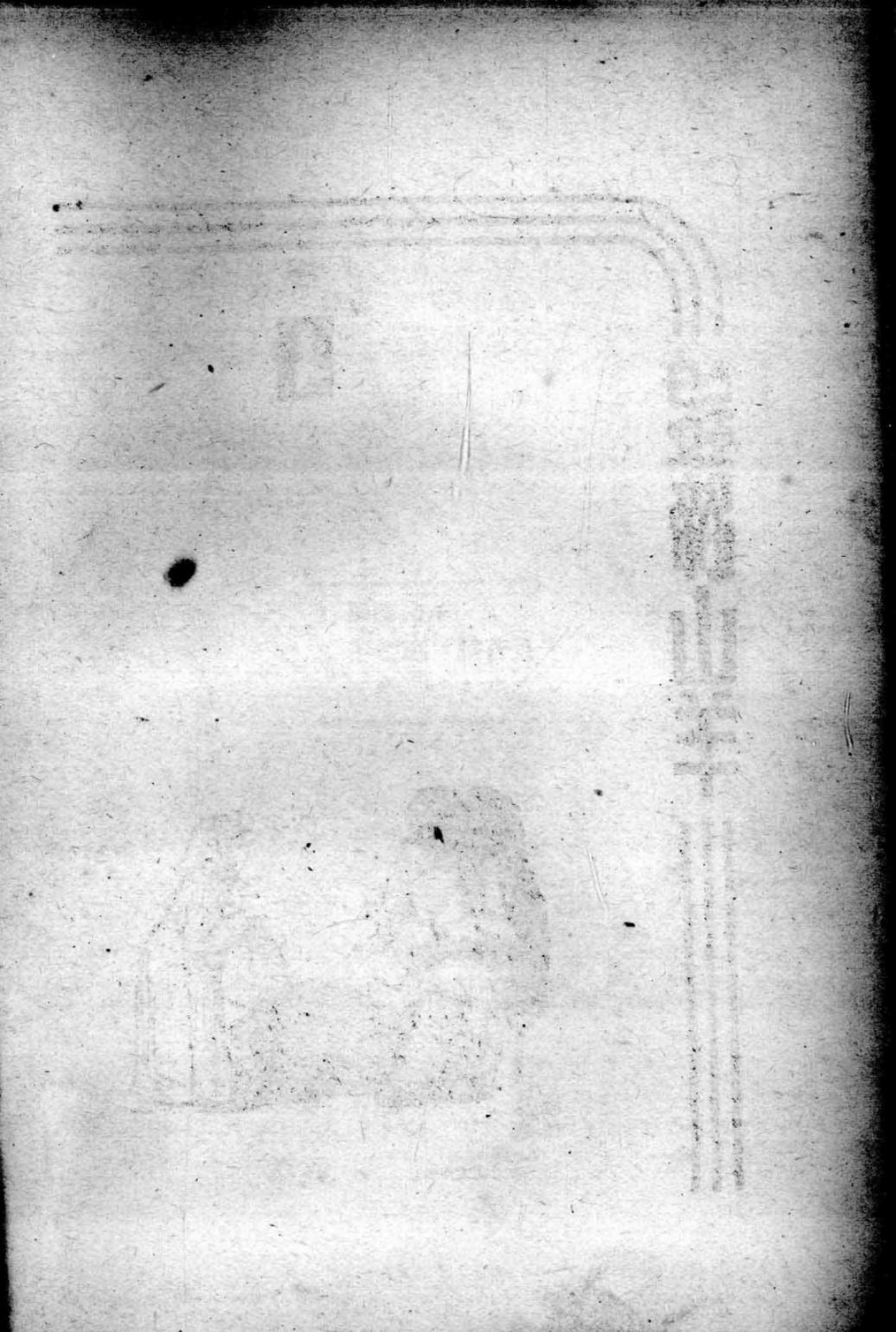
-
1. 銀蹄山羊
 2. 不是那一種蒼鷺
 3. 活生生的火花
-

原著者	巴 · 巴 若 夫
翻譯者	李 俊 民
出版者	基 本 書 局
	上海南京路哈同大樓三一三號
發行者	壹 聯 書 店
	上海天津路一九號

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三版 書號：(17)
印數：6001—9000 定價 3,400元

銀蹄山羊





我們的工廠裏有一個老頭子，外號叫做卡卡萬涅（註）。

家裏的親人都死完了，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個老頭子。因此，他很想收留一個孤兒，解除他底寂寞。於是他開始向周圍的鄰居探問：有沒有死了爺娘的孩子。鄰居答道：「聽說格林加村那面葛烈高里·波托巴耶家兩夫妻都死掉了，家裏剩下好幾個女孩子。年紀稍大些的幾個姊姊，被工廠裏的管事趕到廠主老爺家的手藝間裏去了。家中只剩下一個五、六歲模樣的小妹妹，誰也不要。您老人家去把她收留了吧。」

「小姑娘我可不要。能是男孩子才好。男小孩我可以把自己的行業傳給他。長大了也是個幫手。但是小姑娘怎麼辦？你倒說說看，叫我教她些什麼？」

但老頭子想了一會又說道：

「葛烈高里我倒是熟識的，他老婆的爲人我也知道。倆口子一天到晚

（註）

卡卡萬涅

——老頭子的外號，據說是木鏈子的意思。

嘻嘻哈哈的，而且非常聰明、靈活。假如那小姑娘的脾氣像爺娘，她能住到我的茅屋裏來，我以後倒是不會寂寞的。好，我決定收留她。不過……不知道她自己是否願意跟我來？」

鄰人們向他解釋道：

「那小姑娘過的日子才苦哩！廠裏的管事把葛烈高里的房子送給了另一個窮苦的工人，叫他負責撫養這個孤苦伶仃的小姑娘直到她長大。可是那家子有十來口人。自己也是有一頓沒一頓的。自然，管家的婆娘嫌小姑娘多吃東西，整天只給她些麵包皮，還常常罵着她出氣。不要看那姑娘小，她可懂事哩。整天鬱鬱悶悶的，她巴不得能脫離這樣的生活才好！您去一說，包您成功。」

「不錯，」卡卡萬涅老爹說道：「我一定去勸她來。」

卡卡萬涅老爹揀了個節日，到養孤兒的那家子去。

一進門，只見屋裏儘是人，大大小小的有十來個。爐灶旁的橫隔上坐着

一個小姑娘，抱着一隻栗色的小貓在懷裏。小姑娘很小很瘦，那貓也瘦小得可憐。小姑娘的身上穿得破破爛爛的。假如去敲人家的門，誰也不會放她進屋裏去的，她直像個小乞丐。她正撫摸着她的小栗貓。那小貓大聲打着呼嚕發威。叫得全屋子都充滿了牠的聲音。

卡卡萬涅老爹看一看小姑娘問道：

「這就是葛烈高里家送你們的『巴達廖卡』（註嗎？）

管家的婆娘答道：

「可不就是她。她一個已夠麻煩的了，又不知道從哪兒弄來了一隻髒貓。誰也趕不走牠。我的孩子大大小小的都被牠抓痛過、咬過，你瞧，還要

餵牠！」

「大概，你的孩子們對牠不很和氣吧。你瞧牠在那裏打着呼嚕發威哩。」然後他笑迷迷地轉過身子問小姑娘道：

（註）「巴達廖卡」——俄語「小禮物」。這是卡卡萬涅老爹開玩笑叫的，算是她的名字。

「呶，怎麼樣，巴達廖奴希卡（註一）你願跟我一起走嗎？」
小姑娘覺得很奇怪，

「你，老爹爹，怎麼知道我叫達廖卡（註二）的？」

「它自己溜到嘴上來的，也沒有想過，也沒有猜過，不知不覺之間就叫出來了。」

「那麼，你是誰呀？」小姑娘問道。

「我麼？」卡卡萬涅老爹說道：「好像是個獵人。夏天替廠裏淘金沙，冬天一到，就上樹林裏去找一隻羚羊，可是無論如何總是看不到牠的踪影。」

「你要開鎗打死牠麼？」

「不，」卡卡萬涅老爹答道：「對於普通的羚羊，我開鎗打死牠們，獨有對這一隻，卻不能打。我只想瞧一瞧牠在什麼地方用牠右前蹄向地下踏。」

「你爲什麼要知道牠踏腳的地方？」

「呵，這個麼？一時裏也說不清楚，只要你肯跟我去住，我就統統都告

訴你。」卡卡萬涅老爹答道。

羚羊的事，使好奇的小姑娘感到非常興趣。而且她看到老爹爹又愉快又很和藹，當下就說道：

「我願意跟你去。只是我的小貓莫廖卡也要帶走，你瞧，她多可愛呵。」

「那是用不着說的，」老爹答道：「叫得這樣好聽的貓也不帶走——那真是大傻瓜。她一住到我們的小屋裏去，巴拉拉琴（註三）就用不着了。」

管家的婆娘聽到了他們的談話，她也非常高興。因為卡卡萬涅老爹居然肯收留這個孤兒。她就很快地收集了達廖卡的一些破東西，唯恐老頭子多想一下就會反悔。

那小貓好像也懂得他們的談話，牠在老爹的脚邊繞來繞去擦着癢，一面

（註一）巴達廖努希卡——巴達廖卡的暱稱。

（註二）小姑娘聽錯了卡卡萬涅老爹的巴達廖卡以爲是叫她達廖卡。

（註三）巴拉拉琴——三絃的月琴。

大聲叫道：

「妙！妙！妙！想得妙，想得妙。」

就這樣，卡卡萬涅老爹把孤苦無依的小姑娘領到自己的茅屋裏去。

老頭子自己又高又大，毛氍氍的鬍子；而達廖卡呢，卻是個毛頭小姑娘，扁圓的小鼻子活像一顆鈕釦。他們兩個在街上一起走，那隻瘦弱的小貓在他們身後跳跳蹦蹦地跟着。

從此卡卡萬涅老爹，孤苦伶仃的小姑娘達廖卡還有小貓莫廖卡就在一起過活。住着，住着，生活却過得不很好，但他們並不抱怨自己的生活，每個人有自己的事。

卡卡萬涅一清早就出去做工。達廖卡在茅屋裏收拾一切，又替老爹烘烘麵包，煮煮粥。而小貓莫廖卡呢，就去打獵——捉老鼠。一到黃昏，大家就非常高興地聚集在一起。

老爹是有名的講故事的好手，達廖卡非常歡喜聽他的故事。小貓莫廖

卡躺在他們的脚下，好像在讚許似地不時叫着。

「講得妙，講得妙，妙妙妙！」

只是每逢老爹講完故事，達廖卡總是記起了那隻山羊：

「老爹，告訴我那隻山羊的事吧。牠是什麼樣子？」

卡卡萬涅老爹起先一味拒絕她，最後實在纏不過她，只得說道：

「這隻山羊是特別的。牠右前脚的蹄子是銀蹄子。牠那銀蹄子踏過的地方就有珍貴的寶石出現。銀蹄踏一下子——一塊寶石，銀蹄踏兩下子——兩塊寶石。總之，牠一開始在那兒踏脚——美麗的寶石就會成堆地從牠的銀蹄下湧現出來。」

老爹說完了，因為幾十年來看不到那隻山羊，心裏很不高興。但從那時起，達廖卡一張小嘴總是絮絮不休地詢問關於那隻山羊的事。

「老爹爹，牠很高大嗎？」

卡卡萬涅老爹告訴她那隻山羊的大小並不比小桌子高，腿是細細的，頭

是小巧玲瓏的。

但是達廖卡又問道：

「老爹爹，牠有角嗎？」

「角麼，」老爹爹答道：「再特別也沒有了。普通的山羊只有兩隻角，牠的角却每一隻都有五個極杈。」

「老爹爹，那麼牠吃什麼小野獸？」

「什麼小野獸牠也不吃，」老爹爹答道：「牠只吃草和樹葉。唔，據說在飄雪的大冷天，牠會跑近我們的草圃旁來吃乾草的。」

「老爹爹，牠的皮又是怎樣的呢？」

「夏天是栗色的，像我們的莫廖卡一般，冬天是淡灰色的。」

「老爹爹，牠的身上發臭麼？」

卡卡萬涅老爹爹這一下子可發怒了：

「怎麼會臭！只有人餵養的山羊會發出臭味，樹林子裏的山羊決不會

臭，牠們與樹葉子的氣味一般芬香。」

秋天一到，卡卡萬涅準備出發到樹林裏去。他去察看山羊常常去吃草

的地方。達廖卡央求他道：

「帶我一起去吧，老爹爹。也許我能遠遠地望見那隻銀蹄的山羊。」

卡卡萬涅老爹向她解釋道：

「現在你從遠處看是不清楚的。所有的山羊，秋天都有角，牠們的角上有幾個極杈，你從遠處看不清楚的。但到了冬天，事情就兩樣了。普通的野山羊到冬天都脫去了角，而這一隻銀蹄子，牠的角不論冬夏是永遠不換的。到那時你老遠就可望見牠啦。」

於是小姑娘被說服了。她留在家裏，讓卡卡萬涅老爹出發上樹林子裏去。

過去五天，卡卡萬涅老爹回來了。他告訴達廖卡道：

「近來在波爾特尼草地那面，有很多的山羊常常去吃草。一到冬天，我

決定上那兒去。」

「但是冬天晚上你怎麼辦？」達廖卡問道：「難道能在林子裏過夜嗎？」
「在那兒，」老爹答道：「我在一個草地上搭了一所過冬的木屋。木屋裏可舒服哩：有炕床、有爐灶、有小窗子。那面好得很。」

達廖卡又問道：

「銀蹄的山羊也上那面去吃草嗎？」

「誰知道，但也許，牠會來的。」

於是達廖卡立刻央求道：

「帶我去吧，老爹爹。我可以住在木屋裏。也許銀蹄山羊會走近我們的屋子——我就可以瞧見牠啦。」

老頭子連忙搖手：

「你說什麼！你說什麼！一個小姑娘冬天裏怎能在樹林子裏走！要穿上滑雪的雪鞋才能走，而你又不會。一個不小心會陷到雪裏去的。那時叫

我怎麼辦？你會活活凍死。」

但是這一次，任憑你怎麼說，達廖卡再也不肯讓步了。

「帶我去，老爹爹。穿雪鞋滑雪，我也有些些會的。」

卡卡萬再三再四的勸她不要去，最後實在纏不過小姑娘，他暗暗對自己商量：

「難道就帶她去嗎？對的，去過一次吃了苦頭，下次就不會再吵鬧了。」

於是他說道：

「好吧，就帶你去。只是，你瞧，到了樹林子裏不要嚎啕大哭，而且不到時候不能吵着回家。」

當冬天發出最大的威力，他們開始準備上樹林裏去。卡卡萬老爹在手籠上放了兩袋乾糧，還有打獵的用具以及其他必需的雜物。達廖卡也綑好了自己的小包裏。裏面是幾塊準備着替自己的木偶縫衣服的碎布、一紙板的線、幾根針、最後還有一條繩子。